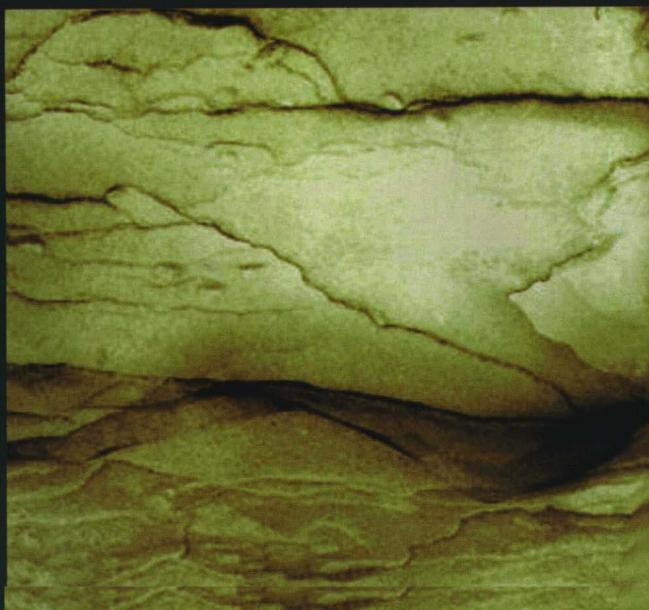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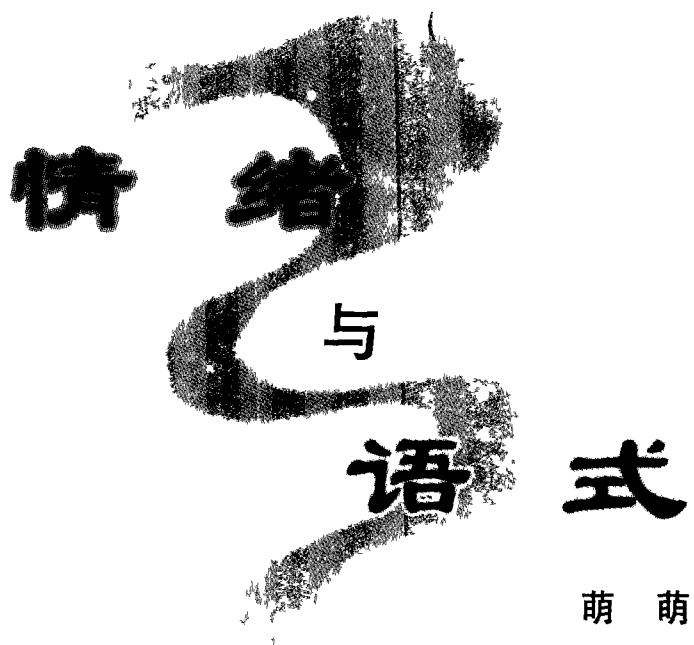
萌 萌

情绪与语式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诗 与 语 式

萌 萌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绪与语式/萌萌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1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ISBN 7-80149-451-2

I . 情… II . 萌… III . 表达(语言学)-关系-情绪
IV 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650 号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情绪与语式



丛书主编: 张志扬 余 虹

著 者: 萌 萌

丛书策划: 吴伯凡

责任编辑: 陶 伟

责任校对: 同 文

版式设计: 辛 诉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3

字 数: 291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51-2/B·074 定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总序

南冥有木，彷徨
乎无为其侧

我们经历的变化，恐怕算得上 3000 年之衰变：从有“辉煌”历史的封建社会向没有“辉煌”历史的现代社会转变。有人言，一个人的成长期要缩影般地重现他的史前史。又有人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话似乎特别适合 20 世纪 100 年。也就是说，只要活在这个世纪，漫长的中国历史也就在将来机缘的吸取中都活过来了，可以成人。我们是有幸的。

然而，那么多仁人志士，在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记录，问题轻重结论，责任消长磨难，如此周期失衡以至我们不敢做传火之薪窃仁人之名，只有退避天涯以求偏隅之安，把“学问”二字做成“贴己”而已。

所谓“贴己”，不是“私房话”，说得雅一点，叫“私人语言”，不是；也不是“贴身”的“绝活”，像武林秘笈；而是“由着性子做”。

· · · · · 情绪与语式

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少许些技术僭越的骄狂，也少许些历史怀古的忧伤，没有亡灵的召唤，没有寒热的激情，没有牡丹芍药国色天香，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没有泰山极顶东临碣石，没有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没有萧墙刀光古刹钟声，没有小桥残阳流水人家……命脉浮浅，国粹稀薄，伤春悲秋，都不是时候，省了许多牵挂。虽然我们不是图这而来，自然的清新空气，或许淡漠了盘根错节的历史底蕴，倒也疏朗了一点思想的骨架。

“地缘学”是近千年兴起的。西方有海洋文明与土地文化的分别，直到今天，“海洋”仍然是冲淡“土地与血”的潜在抗体。

中国则早有它的属性意识：“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儒家是仁者，志在庙堂之高；庄周恐怕要算智者了，常在南冥秋水之间。

这些我们都无法说。此次海南大学决定人文学科集结首批“丛书”，虽有地缘的形式，却很难说有地缘的特征。如果硬要说点什么，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贴己”。学问有多种做法，怎么做，全然是各人自己的事；没有受命没有传承没有挂碍的自主姿态倒是共同的。

例如，在文艺学领域，从古典文献到现代文论，从文字触觉到精神生态，各自的伸展，都有别人不到之处。

张三夕的《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按作者的说法，主要点不在于“铺摊子”——校雠学、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都有案头功力的磨砺与学理的铺陈；而在于“收摊子”，即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方法，激发对永恒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国学的根底上，写一部由问题意识引导的有“个人视角”、有“思想”的思想史。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总序

情绪与语式 · · · · ·

余虹的《艺术与精神》，提出文学艺术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精神品质几乎丧失殆尽，这究竟是现代引以为荣的标志，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为了探寻当代文艺的精神性失重的根源，作者清理了三条道路：①西方现代艺术之思的道路；②中国20世纪文艺革命的道路；③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道路。谨作为未来文艺之思的“路标”。

鲁枢元的《猞猁言说》，集中呈现了作者一贯锐意探索开拓的足迹：从80年代中期的“创作心理”、后期的“文学言语”到90年代的“精神生态”，或者说，从“向内转”到“超越语言”到将“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以期为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寻求新的拯救之途。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惯性的偏斜，像伊壁鸠鲁的“自由原子”。

耿占春的《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是“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集语。作者暗中渴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个人的话语的写作，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未必只是使作者发生兴趣的梦想地。

又如，在哲学领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关切与开拓，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汉语解殖与言说，各自的探寻，也有别人不到之处。

曹锡仁的《中国问题散论》，从80年开始，最初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追寻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把中国文化的选和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作为新的研究起点，正好表达出关切中国现代命运的人文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

情绪与语式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提问方式，也不单纯是政府高层的决策专利，它必须融入专业学者的独特视野，才能合理提供坚实的社会体察与学理根据的保证。

萌萌的《情绪与语式》，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以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种“断裂的声音”之捕捉早在80年代中期就逼使作者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而且还要反省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同“三类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陈家琪的《经验之为经验》，是对我们最“上手”几乎构成我们生活的“经验”不断流失以至于变成苍白这一事实“震惊”后的思索。于是重提康德式的问题“经验何以成其为经验”与海德格式的问题“作为经验的经验是什么”。作者要像胡塞尔“面对事物本身”样的“面对经验本身”。“经验”不能按已成知识的“经”（在先）与“验”（上手）的相互匡合来理解，经验的普遍性只能在经验自身的构成（生成）中获得描述。

张志扬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呈现了“1989～1999”十年的主要问题与思路，其实说起来只一句话：“如何走出‘只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本质主义与‘怎样都行，怎样都不行’的虚无主义的循环”。提出被还原了的“偶在论”，不过是一种尝试，也还只是消极的检测与防御，对包括哲学在内的现代性理论思考，只能算作前提性的准备。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技术的图象，以至我们的思维也开始在数码与图象之间训练有“数”。或许工于计算的人有福了。

幸好人是隐含否定于自身的偶在者，他一方面要接受数

情绪与语式 · · · · ·

码与图象的度量而不得不规范化，另一方面，他又难免例外地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或许善于例外的人有福了。

生长并传播教育的教育之地，现在有最功利的企图，没有比这更跛足短视的不幸。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为它能靠自身的自然增长而脱去科技神话的巫魅。可是它们忘了，它们的“不完全定律”是不可能为自己寻找到“第一推动力”的，无论是宇宙的内和外。

海南的信使，但愿他有幸从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走来，只需带着清新的空气。我们感谢这一片土地。当然也感谢海南大学注视文科的精神——“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海不在深，有珠则润”。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一个人的情形和另一个人的情形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

相对那些自明的“高速公路”，“林中路”常常是“误入歧途”的，所以“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

或许，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吧。

“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前　　言

萌　萌

“公共语言的个人表达是如何可能的？”

这个问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角度进入或演绎。例如：

“个人如何从过去时的既成语言中置换出将来时的生成语言”；

或者，“个人从社会纷呈的各种形态的‘类共同体’中挣脱出来是如何可能的”；

或者，“个人参与历史意义的生成是如何可能的”。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的，都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现代性问题的各种引发，以及个人真实性的立足点。

这几乎是一个进入学术界以来逐渐明确然后不断纠缠着自己的问题。

我是带着欧洲戏剧史的背景进入学术界的。80年代中期以前，从史到文本的解读，我的问题主要集中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的“荒诞”剧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里的生成着的表达与其说是莎士比亚、易卜生、贝克特的，不如说是在我与他者的相关给予中交互激发的。正是在这里，当“他在”不再是一个既与的、先在的、确定不变的前提，而在交

22 ······ 情绪与语式

- 互性中成为一个问题时，“我在”也同时成为了一个问题。
- 我常常突然地问自己：“我的位置究竟在哪里？”
- 追溯自己的基本情绪，我发现这一问题连同我的“情绪—无语”、我的“倾听和声音的阻断”、我的“身体性的自我相关”……都是在我的经历中生长着的。
- 我几乎从小就有一种抽象地“寻找”的倾向。对声音也一样。我不但逃避嘈杂的声音，也逃避各种被大人们经常重复着的声音形象，如“问”、“叹息”、“失望”、“焦急”、“兴奋”、“激怒”等等。这些声音形象当然总是和什么东西联系着，明明我知道，但我就是不明白，一些具体的东西怎么会用这些声音形象来表达，她的失望能和我的失望一样吗？那不是她的失望也不是我的失望的“失望”是什么？别人“失望”了，可以哭；但“失望”为什么同我的生活这样生命攸关？而且几乎每一个基本词语对我都像咒符令我丧魂落魄！说错了一句话也值得如此这般的大惊小怪，或惊恐或懊恼。为什么在黄昏时分，眼看着各家的窗口亮灯了，而我家的大门静悄悄地黑着，我听见的却是亮光的声音、黑暗的声音。以致这种没有任何声音形象的声音今天还留在我的耳朵里。我不属于亮光，也不属于黑暗。我在哪里？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脱离常轨的经历的馈赠与获得，是一个孩子蒙受父母及亲人从天而降的灾祸，从苦难和不幸的自我咀嚼中无意识剥离的敏感的端倪——它突兀而朦胧地指向感觉的感觉即感觉感觉的感觉，就像指着“我看镜中我”的那个可以这样言说的“我”。或许，也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事实和意义的分离凸现的初始经验及其表达，才可能在日后漫长岁月不断反身的经验中成为直观的问题。否则仅仅抽象地“寻找”的倾向，真很难说不会硬结在某种观念上成为任性的独断，就像最自在的情绪被固执为情结同样可能走向独断一样。

引导我的不是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学，我是走着走着突然意识到我在走，像里尔克的诗：“走向我”，但我并不知道我走在哪里，走向的“我”身处何位。“走”本身成为我和我的分离。只有这时，在阅读中寻找的哲学话语才有可能用来作后叙事的描述或表达。更具体地说，正是“断裂的声音”的捕捉，逼使我在 80 年代中、后期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的阅读和学习。

所以，我不是像我的学西方现代哲学的朋友们那样很早就有这样一个比较明确的现代转型的意识。1983 年秋或 1984 年春天，一位北京的朋友在读了我那几年的文字后，一方面肯定我文字中思想的分量，一方面深感我的思维框架中古典哲学背景的坚硬，以至向我喊出“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我才警醒到思维方式的转换正在我的周边公然地进行。

但我必须走到我有切身需要的时候。如上所述，我本来就注意到欧洲戏剧史中“基本情绪”的演化，现在的问题是，“基本情绪”不但是进入对象性分析的切入口，而且还是从对象中引出、越界而造成置换的生成断裂处。后者的意识尤其具有“切身性”，只有这时，我才能在阅读习得的区分中找到自己问题的界限。

我的“身体性”本身就是对我的自我（主体）持存的限定，是对自我理性化的限定，特别是对自我的“理性僭越”即“本体化”的限定。而限定的层次或途径不是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定位的“身体性”；不是福柯在性别的中立性中尖锐出的“肉身性”；不是舍勒的“爱”；不是海德格尔的“畏”；不是拉康的“无意识”（他人的言语）；也不是薇依的第二种“不幸”，即对不幸的精神性反省而“倾空肉体承受的世俗积怨，让灵魂空明以接纳上帝的挚爱”；都不是。然而也正是这“都不是”的知识视野使我不仅得到多方

22 ······ 情绪与语式

- 面的思想的启示，而且由此懂得界限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质性。
- 我力求找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有限的联系和转换。这便是我在《断裂的声音》一书中，通过各种铺陈的努力，最后想集中表达的“范畴关系”：
- - A. “身位”：“身体性”
“情绪” — “感觉” — “初始经验”
 - B. “时间”：“期待”
“错位”
 - C. “语言”：“断裂” — “无语” — “转换”
“神性的自我救治”

前
言

A. “身位”，指个人的真实立足之点，它不是由传统社会或他人或既成语言给予的，而是个人成其为个人的差异性的原生可能性。只有它才是个人的“身位”。其切口是情绪。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情结性”情绪，一种是“偶在性”情绪。前者造成阻隔、抑制、中断；后者是中断时可能发生的偏离与偶发，成为被感觉着的初始经验，即语言偏离、错位、断裂中的表达的端倪。这是断裂的声音，既是被倾听的语言的物性的自我显示，又是语言的物性引导着人的身体性。因而身体性同语言的物性一样成为给予被给予的相关性范畴。

B. 同 A 的反传统（古典）的思维方式一样，“期待”与“错位”也是以时间的负面形式切入的，即它正好揭示着时间的连续性下面的断裂性。“期待”，除了有时间的倒置，还有从期待什么的被动性向期待自身显示的主动性返回的还原特征。“错位”，则是传统的时间断裂的另一种表现，即同

一名词下的解释的冲突甚至陌生、漠不相关，由此显示多元的可能，显示空间层面的非相关的交错的可能。

C. 有了A、B的切入与显现，生成性的转换才是可能的，它表现为断裂的无语状态，即既成语言不能表达而期待生成语言的自我显示。“无语”即是挣脱与寻求。“转换”主要是可能性的确定与获得，而选择与尝试。

最后，“神性的自我救治”既是作为一种自律的限定，又是作为超越的参照。

A、B、C的分解只是为了说明“范畴”的意义，其实，它们是互相渗透着的，“时间”和“语言”就在“身位”的自我生成中呈现出来。

.....

我曾在我的《1999独白》中作过一个或许并非多余的说法。即当我刚刚确立问题推进的步骤，还远未来得急阐明上述的“范畴关系”，就是几年被迫的中断。各种事物与责任像泛滥的洪水把我裹挟而去，我在纷繁的嘈杂中几近丧失“听”的能力。这几乎是一种生命被折断的感觉。因为无论纷繁的嘈杂铺陈出的外部世界换一种眼光看多么丰富、多么有诱惑、多么富有挑战性，甚或它作为人的存在的一种样式本身也是超出价值判断、因而同样具有存在意义上的价值的，我仍希望守住一种观照的沉思，守住我的“无语的倾听”。我仍然知道什么是无限构筑的“绝壁”，什么是有限临界的“望台”。我庆幸这心的持守。

我必须回到情绪和语言问题上来。因为事实上，我是无法逃避长期关注的问题的追逼的。它几乎成为我的宿命。

在力图推进问题时，我从“情绪—无语”——经过“倾听和声音的阻断”、“身体性的自我相关”——转向“情绪—语式”。更具体地说，是力图更进一步地在现象学与欧陆语

· 言哲学的背景上反省我的“身体性”。如果，卢曼曾把上帝
· 叫做“集中的悖论”，那么对我“身体”更应该叫做“集中的
· 悖论”。这就是“身体的偶在性”。在这一基础上，试图揭
· 示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情结性情绪”和
· “偶在性情绪”——同“自在性语式”、“自属性语式”、“相
· 关性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
· 的可能之途。

· “语式”(Diskurs/discourse)，一般译作“讨论”、“商
· 讨”，有的也译作“话语”。译作“讨论”是就总体形式而
· 言，即有一种交往方式主要用“话语”交换问题以求共识或
前 前求同存异，达到沟通的目的。译作“话语”是就主要方式而言，它显然又不像英美语言哲学中以“句”作为单位的“表达式”那样程式化、定型化。我同意有些朋友取折中的译法，即强调交谈中应特别启发那些能容纳他在以求同存异的表达形式（语式）。而我认为这种“语式”根本地是受着“身体性的情绪”影响的。换句话说，“身体性情绪”中深藏着“共在”与“异在”的悖论，身体作为“集中的悖论”，恰恰昭示着它偶在的特性。因而这里的语式，即所谓“自在性”、“自属性”、“相关性”，是在同身体性的相关关系中，或更贴近身体性的层次上，区分着。或许，只有对这种更切身的区分的反身观照或反省，才真正可能反省到独断论语式的独断端倪，从而敞开语言在语言的张力中生长的可生成性。

总之，如我在《情绪与语式》一文中所概括的，既然情绪是人的在体方式，或人在世界中的存在状态，那么，它既是人的观念形成的偶在动因，又是同观念形成自我指涉的模态演化的内在契机。因此，就我所论述的范围，至少在结构上，(存在—身体—)“情绪”，是基本的在世状态，(行为—

观念一)“语式”，是个人和世界的主要沟通方式，而我所关注的正是它们相互转换或自我指涉的中介环节和形态。

这本为参加“海南大学人文丛书”而匆忙编选的文集，更多地只是展示了我进入问题的角度和艰难的过程。这艰难的过程，不仅可以回溯到80年代中，个别的，甚至可以回溯到20多年前的文字的累积。它们在这本文集中，占了一定的数量，对它们的取舍曾使我犹豫再三。这些过去的文字，在今天回首的眼光中，思维框架的坚硬是更触目的，但实际是直到今天，在自觉意识到应该“走出黑格尔”十几年后，我也不敢说我在思维和表达上已完成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过渡。我只能说，十几年来，我一直警醒着；我愈来愈意识到反身的、能有具体环节和范畴贯彻的自我审视和置换多么重要。而一切过去的文字，无论它们有多少缺欠、多么粗糙，其实已是无法抹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推进的足迹。只有将它们看作一个人的历史，一个问题的历史，亦即这个人所关注的问题即便稚拙仍不乏执拗的铺垫，才能给自己找到心态平和的理由。

也许，生活能再一次给我选择的勇气，在已经长时间地被迫艰难地付出和中断后，毫不遗憾地舍弃已触手可得的轻松，回到因荒疏而艰涩的声音和文字。它们在那里。它们拢集而亟待生发的问题才是生命自我挑战的真正起点。

1999年12月9日

2000年3月27日

目 录

前 言 / 1

情绪与语式 / 3

- 一、“情绪—语式”问题的提出和作为
背景的有关问题 / 6
- 二、海德格尔和舍勒在体之争的启示 / 9
- 三、“情绪—无语”与走出“唯我论”的
相关性 / 14
- 四、“情绪”与“语式” / 19

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 23

- 一、主体间的困境——身体性 / 23
- 二、作为语言化开端的情绪——无语 / 28
- 三、倾听和声音的阻断 / 33
- 四、超出时间的声音可扭头而去 / 38

附录：91年平顶山会议的发言 / 42

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

——我的初始经验的记忆和描述 / 48

附录一：感觉的生成何以成为可能 / 61

目 录

A

附录二：画材·物性·媒介语言 / 68

附录三：从“冥想”到“自语” / 79

B

时间和意义

——重负、轻负、感受的生成性 / 87

- 一、“个人进入历史的可能”是一个问题 / 87
- 二、不同时间形态同意义关联的区分 / 90
- 三、对苦难的担当造成时间维度的转换 / 95
- 四、意义临界的转换和转换中的生成 / 99

神性与自我救赎

——在期待的门槛上 / 107

- 一、拒绝进入的期待 / 108
- 二、不幸与不幸的区分 / 110
- 三、作为自我相关的中介的挚爱 / 114
- 四、个人参与意义的生成 / 117

为诗而受难的意义

——“七月派”诗人的理想主义分析 / 120

现代转换中的梦与理想的区分 / 139

附录一：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 146